



木皮詞的作者考

劉階平

統九騷人讀木皮詞後，就說：『觀其字成鬼哭，絲動石破；先生之睡

壺欲碎，先生之柔翰萬折矣。』醉溪道人讀木皮詞後，卽說：『以神工鬼

斧之筆，搥苦恨牢騷之意。』又說：『昔人謂「科頭箕踞，白眼看人，不是

冷極語，正是熱極語。」余於木皮詞亦云。』可見他在鼓詞裏激昂悲憤

情緒的流露。不幸經過了長久的異族暴力壓制和慘痛的文字獄案的

禁忌，木皮散客的身世和遺著，遂湮沒無聞了。連年搜考，（註一）僅得到這點零碎材料，生平事蹟和著述，自是不止這些，但對這二百年來湮沒

不聞的木皮散客的身世，是『梗骨在喉』不吐不快，值此外悔憑陵之

者；及時努力，及時警惕。

授齊魯父老相傳，當時曾被當局禁忌，今雖無從考證，但私家公然刻印，

確是在近代的出現，或許在昔是不敢公然刊印的原故。經過了這長時間的湮沒，雖今日猶存天壤，但私家抄本，刊本，文字上都是互有出入，因此我很想考輯這各種大同小異的本子，荷友人的幫忙及個人的搜求，

已得到許多不同的版本，就其可供考證的，可得有十種：

一、昌樂趙氏家藏之萊山人輯註舊抄本。

二、統九騷人序註舊抄本。（無曠視山房竹石主人跋。）

三、濰縣丁氏家藏無序無註舊抄本。

四、福山王氏刻統九騷人序本。（天壤閣叢書本。）

五、童友社印本。

六、統九騷人序曠視山房竹石主人跋影印本。（乙丑孟冬印。）

七、瀋陽盧氏刻之栗山人輯註本。（雙梅景閣叢書本。）

清代二百年來，很少人知道這木皮詞，僅在山東地方私家藏轉相

九、統九騷人序註刻本。

十、廣州吳氏刻本。（錄載民元月月小說。）

綜合以上的各種刻本和抄本，大別可分為三種：

不祇絕少冗長的字句，如前二種裏山東地方的土話，亦減除了許多。這種本子是近年很流行的本子，如長沙葉德輝刻本，今日坊間銷行的乙

丑孟冬影印本。

（甲）雲亭山人序之萊山人輯註本。

（乙）無序無註本。

（丙）統九騷人序註曠視山房竹石主人跋本。

這三種本子，詞文上都是互有出入。（註二）在雲亭山人序之萊山人輯註本，詞文前有雲亭山人的木皮散客傳，文內有署名之萊山人的評註，或作之眾山人，間有的本子，插入太史摯適齊一章鼓詞，在詞文的最後，并有哀江南詞，這是和後兩種本子最不同的地方。昌樂趙氏家藏本，泗陽盧氏刻本，都是這種本子。

無序無註本，既無序註，詞文最後亦無哀江南詞。但有的本子附有署名「丁野鶴」詞句二首，第一首詞句和桃花扇裏修札，柳敬亭說書的那首詞相同。這一種本子的詞句和前一種的本子頗有出入，特別是在評唱元明兩代的地方。這種在山東諸城、濰縣、日照一帶地方流傳

很多，離縣丁氏家藏本，童友社印本，就是這種本子。

統九騷人序註，曠視山房竹石主人跋本文前雖無雲亭山人的序，而代有統九騷人的前後兩序。文後并附有無名氏的原跋，跋後更附有曠視山房竹石主人的附跋。詞文內有統九騷人的評註，但亦有本子將評註刪去的。這一種本雖亦無哀江南詞，但詞句卻較前二種簡潔得多。

1958 隆二年丁巳（一七三七）在木皮詞的序跋裏除孔序木皮散客傳外，

要推此序爲最早。可惜在前後兩序裏對著者的身世不但沒有深切的探討，竟將籍貫弄錯了！在他的前序裏竟說：「先生濟寧人，字鳧西，失其名號。」但就此點可以推見當時木皮詞當時流傳的情形：當孔序木皮詞時已有私家抄本的流行，後來丁序木皮詞時就沒有孔序的本子作序，否則決不至將著者的籍貫弄錯。

曠視山房竹石主人就是著曠視山房集的日照丁守存，他是同治時人，丁愷曾是他的遠祖，在他的附跋裏也會提及的。在附跋前無名氏的原跋，大概是在丁序後，有人發現了孔序的木皮散客傳，補入這段東西。

清代中葉後，時山東福山王氏，爲魯東著名藏書家，曾刻有天壤閣叢書，遂將木皮鼓詞統九騷人序本收入在統九騷人序前，有署名「之罘老漁」的木皮子傳序；這之罘老漁大概是王氏的別號。全篇序文和孔序的木皮散客傳大致相同。考木皮詞的本子，除統九騷人序本外，又有一種之萊山人輯註的本子，這之萊山人的姓氏年代，都無從考尋，有的本子作之罘山人，但這之罘山人的輯註本和之萊山人的輯註本，完全是一種本子，並不是之罘老漁序的統九騷人本。

六二

作「木皮子」，考木皮散客就是賈鳧西先生的別號，（註三）他的真姓

名是賈應龍，字思退，亦字晉蕃，明末時山東曲阜人，鳧西乃是他的號。天性豪放，尤長於著述，「爲文敏捷，不加點竄。」（見曲阜縣志卷八八頁三；盧雅雨國朝山左詩鈔卷四頁二七）在明崇禎十二年（一六三九）做過河北固安縣令，（見光緒順天府志官師志前代州縣表三上頁三

○）爲時不久就擢升部曹，旋又從部曹擢升到刑部郎中。（據曲阜縣志和國朝山左詩鈔卷頁同前；滋陽縣志卷九頁五七。）

那時外有滿洲的憑陵，內有流寇的擾亂，而舉國吏治昏暗，中央政權旁落。他在這個時勢下，政治上的生活，自然是使他覺得消極，失望因此他乃從北京跑回他的老鄉山東曲阜。（見滋陽縣志卷九流寓。）李

自成、張獻忠一班的流寇，確已不能收拾了。在崇禎十六年打破潼關，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三月竟攻陷北京，明思宗也就此殉國。在那年十一月滿洲的軍隊更乘我內亂，佔取我北京，流寇西奔，祖國山河，就從此淪亡了！據鳧西的歸興詩裏說：「行年五十四，衰老且歸休！」（見曲阜詩鈔和國朝山左詩鈔。）可知他「告休」這一年是五十四歲。而「告休」既是明崇禎末年，總在十二年爲固安縣令，（一六三九年後）和十七年前（一六四四前）的中間，據此推算，他是生在明萬曆二十年左右（一五九二左右），曲阜縣志和詩鈔均載他卒年在八十以上，那末他歿時是在清康熙十三年前後（一六七四前後）。

木皮詞的作者自己署名爲「木皮散客」亦作「木皮散人」或

奔騰不拘的鳧西，中年後他經過這國家破壞的慘痛，感懷身世，滿

腔的悲憤，忍不住祇好長嘯狂歌的發洩。（見孝靖遺詩跋語。）有時竟

端坐市坊，擊鼓敲板的痛歌。（見雲亭山人木皮散客傳。）據說當時聞者竟『歎歎悲感』（據曠視山房竹石主人附跋。）

到晚年，他悲憤之感愈深，那佯狂之態愈甚，竟不見容於鄉里，於是

他乃從曲阜移家到滋陽。（見木皮散客傳。）

四

從木皮詞裏，已很可看出那時鳴西抑鬱悲憤的情緒。再看他在國亡後往來的朋友，便知道他更是在國難下奔走亡命志士的同志。考和他過從尤密，并手訂其文的朋友，就是沛縣閻古古和諸城丁野鶴。

古古名爾梅，字用卿，古古是他的號。江蘇沛縣人。因他的兩耳既長

大又較其面白，所以又號白耷山人，亦號大耳山人。這時流寇李自成攻陷北京，山人適從開封回到沛縣，聞訊即痛哭，數日不食。後乃盡散家財，

『陰託國士，誓爲國家報仇。』但在那滿洲鐵蹄勁弩之下，事實是不能抵，又摶了恢復祖國的旌旗，已零落殆盡了。山人的生活，也就奔走亡命。他生平著述，經過這三百年的禁忌，大都已散佚燬滅。所以近人張相文說：『山人詩集經刪削後，其原書已盡毀滅。』又說：『今所存文集中，涉及清廷者，幾無一語，遇「夷狄」「胡虜」字，皆抉去之，有目而無書者，又數篇，然則山人所爲雜文，其經毀滅者，不知其幾何矣！』（見張相文註：

91959
中國古今全集卷一附傳。）

東方雜誌 第三十卷 第十六號 木皮詞的作者考

野鶴名耀亢，字是野鶴，別號『何野航』，山東諸城人。『弱冠爲諸生，至江南遊，董其昌門，與陳古白、趙凡夫、徐闇公、董聯爲文社，推爲盟主。生平著述很多，除天史十卷外，流傳今日的尚有《蟠蛇膽化入遊赤松遊西湖扇》，逍遙遊江干草歸山草，聽山亭草各一卷，《椒邱集》二卷，《陸舫詩草》五卷，出《划紀略》等一卷。當明宏光帝立，他便從南京跑回山東，在諸城一帶的地方，招募義軍，豎起恢復祖國山河的旌旗。可惜在那個時勢環境底下，他是完全失敗了。但是他那赤忱奔騰的雄心，并不因此而消極，試看暮年自題的像贊：

試看暮年自題的像贊：

晦名藏跡，爲童子師；

詩書弓矢，孰非道資？

扼腕撫髀，有才無時？

牛耶馬耶，匪夷所思！（見陸舫歷年圖丁野鶴自贊。）

這『扼腕撫髀，有才無時』八個字，是何等慨憤，又是何等的激昂！

（歸山草，自述年譜以代挽歌。）考甲辰爲清康熙三年（一六六四），

這年野鶴又因文字構禍，亡命出奔滋陽鳴西家中。（見歸山草過袁州寄賈鳴西詩。）在野鶴過滋陽寄鳴西的詩裏，第一首就說『臥病南游附客船，河枯舟凍未能前』；又說『孤館獨當風雨夜，前途況遇霜雪天』。可見這次野鶴過滋陽賈鳴西家，是在康熙三年冬天，或四年初春。

據近人張相文編《白耷山人年譜》說：

癸卯永曆十七年清康熙二年。

91960

山人六十歲，秋出遊趙魏；未幾爲仇家所擊，復亡之山東。

在年譜裏對古古這次出奔山東何地，沒會提及。考古古這次亡命，

山東，是在康熙二年（一六六三）秋出遊趙魏後而野鶴出奔滋陽，是在康熙三年（一六六四）冬天可見他們這次亡命出奔是在一個時間。在野鶴寄鳧西詩後便是次大耳山人韻過兗州詩。

寥落天涯散酒徒，松林燕市昔同沽。

牆東詞客曾呼宋，湖上佳人舊姓盧。

自古文人誰最久，於今交道不如無。

隔山十里聞聲沸，滿耳春愁亂鶯鈍。（見歸山草卷一。）

在古古詩集裏的過兗州：

亭長臺西舊酒徒，疎狂名姓滿江湖。
嘗從世外尋高蹈，不避人間有畏途。

季札重來同樂散，奚斯一去魯宮蕪。

南樓極目誰同醉，正月愁聽是蟬鈍。（見閻古全集卷五。）

雲亭山人的木皮散客傳裏亦說：『閻丁亡命時，嘗往來其家。』考

雲亭山人既幼年曾親見過鳧西，這古古和野鶴亡命時住在鳧西家裏，是東塘據當時見聞的記實。

在木皮散客傳裏又說到鳧西曾著書數十卷，亦經古古野鶴二人

『手訂付其子。』清代這木皮詞多在諸城一帶地方流傳，并有一部份

本子署『丁野鶴著』，因此推想這大概是野鶴手訂其文時鼓詞就此

展轉散出，後人遂以爲是野鶴的東西了。

(註一)關於木皮散客的身世，很少記載，本文所據，僅就地方誌乘和詩集等搜尋而成，茲就所據主要書目刊出，藉資參閱。

(二)統九騷人序贊山房竹石主人賦木皮詞。

(三)統九騷人序贊山房竹石主人賦木皮詞。

(四)孔東擴，佛化扇。

(五)曲阜縣志卷八。

(六)盧雅雨，國朝山左詩錄卷四。

(七)光緒順天府志，官師志。

(八)滋陽縣志卷九。

(九)曲阜詩錄。

(十)孝瑞遺詩跋語。

(十一)張相文，闡古全集卷。

(十二)諸城縣志。

(十三)丁野鶴，歷年圖首頁。

(十四)丁野鶴，鶴山草。

(註二)這木皮詞既無原稿，而各地都有大同小異的本子，是很難擇定一個本子引據，就序文說，這雲亭山人序本，要推爲最早，所以拙篇木皮散客身世與遺著時，就據

昌樂趙氏舊抄本作底本引錄。

(註三)考木皮散客爲賈鳧西先生的別號，自屬無疑，但就以上參考各書，記先生別號，『木皮散客』者，則隱沒其姓名，祇記『賈某字某』而記其姓名者，均未提及有『木皮散客』的別號。今友人王獻唐先生竟於濟南市上收得先生手書扇面，上題先生名下鈐『木皮散客方印』，實足補遺乘所未及者。